



# 悦读 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  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09

2025.4.9 星期三

责编:曹玉

邮箱:sdlbwb@163.com

## 秋千上的清明记忆

□吕清河

时光流转,四季轮回,温暖的春风唤醒了沉睡的大地。每到这个时候,儿时清明节的一些画面就会在脑海中浮现出来。

七十年代的农村经济还比较落后,清明节前都处于农闲状态。那时虽然日子贫穷,但对过节无论大人小孩都很重视,过完元宵节,人们就盼望着清明节的到来,把它当成过年的结尾。

临近清明节的前几天,村里就开始有人组织架大秋千,架秋千这活一般都是由村里的年轻壮汉们来完成。那时,生产队长祥叔比较积极,因为他的母亲云奶奶特别爱好荡秋千。祥叔孝敬老人、忠厚实在、有一副热心肠,他和几个小伙子把自己家准备盖房子的粗木檩条扛到宽阔的大道上,先在一边挖好两个坑,把两根木头上端交叉用绳子绑好,把下端放进坑里用土埋结实,同样在

另一边也把两根木头埋好,再把两个拴有粗绳和厚板子的大铁环套在一根长木头上,横架在两边的木头支架上,大秋千就架好了。

清明节这天,秋千架前早早地围满了身着新装的男女老少。人们争先恐后地荡秋千,虽然人多混乱,但也有一定的规矩,老人、新娘(刚结婚不久的新媳妇)优先照顾。滨哥年前刚娶了媳妇,也就是英嫂子,英嫂子也来荡秋千了,英嫂子长得好看,高挑的身材、白皙的面容、乌黑的头发,一身时兴的红色的外套和裤子,脚穿铮亮的黑色皮鞋,看上去时尚漂亮,和城市里的女人一样。人们看到英嫂子到来纷纷呼喊着“都别抢了,让新媳妇打(荡)秋千”。在人们的呼喊中,脸上泛着红晕的英嫂子在滨哥的陪同下蹬上了秋千,开始时,滨哥站在秋千下助力帮忙,不一会,只见英嫂子两手紧紧抓着绳子,

双腿用力一屈一伸,秋千越荡越高,黑发飘飘、充满激情活力的英嫂子更加显得俊秀,如同下凡的仙女在迎风起舞。

有秋千的场合当然少不了云奶奶,人未到,远远就听到了云奶奶的高嗓门和爽朗的笑声,云奶奶是个小脚老太太,虽已年逾花甲但身板硬朗,神采飞扬,爱说爱闹。云奶奶娘家是外地的,说话方言重,看到年轻人吃苹果时用刀子削皮,她会“孩子,吃苹果连皮吃。”可人们听上去就像是“吃苹果连屁吃。”

德高望重的云奶奶来了,人们没有和她争的,她蹬上秋千,一般会叫上一个体格好的老太太与她合作。这次叫上了海青婶子与她搭档,只见两个人有说有笑、配合默契,就像舞台排练过一样,秋千越来越高,老人在这一刻特别开心,额头的皱纹舒展开来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随着荡高的秋千,

似乎把生活的一切烦恼都抛在了九霄云外,人群中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和喝彩声。兜里装着涂满红胭脂的鸡蛋,吹着柳枝哨子的孩童们在人群中吵着闹着、跑来跑去……

时代在发展,社会在进步,记忆中的清明节变得越来越遥远。新时代的人们赋予了清明节越来越多新的内涵。人们停下了快节奏、忙碌的脚步走出户外,有的去踏青赏花,有的去登山观海,有的去广场锻炼身体。当我路过滨州西区的明珠广场时,总会看到许多风筝,父母一起把风筝高高地举起,孩子拽着绳子欢乐地奔跑,一个个五彩斑斓、形态各异的风筝在晴朗蔚蓝的天空飘舞飞翔,组成了春天美丽的画面。

清明是承载情感的节日,春天是孕育万物的季节,清明与春天同行,美好与希冀永驻!

## 怀念姥爷

□吴伟中

我的姥爷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,个子不高,背驼得厉害,年轻的时候害了一场眼疾,导致右眼失明。姥爷和蔼可亲,待人友善,他对子女和晚辈倾注了深沉的爱。我回忆与姥爷共度的那段时光,是如此的温馨而美好,幸福且甜蜜。

### 倾注浓浓爱

依稀记得童年时候的一个夏天,我去姥姥家住了一段日子。

一天中午,姥爷下地干活回来了,神秘地拿出一个火柴盒,我轻轻打开,里面并没有火柴,却有一只折断了大腿的蟋蟀,那是姥爷赠予我的礼物。

我的脑海中一直尝试还原姥爷捉蟋蟀的情景。蟋蟀生性灵活,善于跳跃,它敏捷地高高跳起,又迅速钻入茂密的草丛,视力不好,腿脚不便的姥爷要捉住一只蟋蟀是多么不容易啊!他忽而起身,忽而蹲下,左翻右找,不知道花了多少气力才捉住了那只灵敏的蟋蟀。

虽仅是一只小巧玲珑、微不足道蟋蟀,却承载、寄托着姥爷对我浓浓的爱。每每想起此事,感动的泪水便朦胧了我的双眼。

### 生活伴艰辛

姥爷是地道的农民,仅靠

种几亩薄地维持生活,日子过得很拮据。倔强的姥爷始终坚持自力更生,从未向儿女要过一分钱。

初秋的早晨,草丛中闪烁着晶莹的露珠,天气已有几分凉意。姥爷早早起来,匆匆吃了几口饭,便整理着自己的行囊:几条旧化肥袋,几根麻绳,剪树枝的剪刀,磨得锋利无比的镰刀,姥爷将这些背在肩上,便徒步出发去剪柳树枝条了。

姥姥家邻近黄河,在蜿蜒的黄河河畔,零星生长着一些野生的小柳树。姥爷不知走了多少路才来到了这里,松软的泥沙滩上留下了一行深深浅浅的脚印。

姥爷将纤细的柳枝剪断,收集整理好后,放入化肥袋中。姥爷没有固定的路线,他沿着曲折的河岸,走走停停,有时需要走几公里的路,才能收获满满。

姥姥家的院子里,姥爷用两根笔直的木棍将柳枝夹紧,姥姥抓住柳枝的一头用力一拉,柳枝的皮瞬间剥落下来,露出了洁白的木质部,接下来便是放于太阳下晾晒。日积月累,去皮且晒干的柳枝逐渐多了起来,姥爷有时将其放在独轮车上,推着车子,有时便以肩背手提的方式到乡里的大集上卖掉。

如今想来,其实姥爷劳碌许久,也卖不了几个钱,他却

是心满意足,因为这份额外的经济收入可以贴补一下生活的窘迫。

### 远行路漫漫

姥爷的父亲曾是闻名于乡里的“中医大夫”,医术十分精湛。然而后辈中却没人继承其衣钵,姥爷仅学会了配制“牙疼时止痛”的一则药方,据说十分有效。

记得有一天,姥爷准备出发去购买牙疼药的配方材料,目的地是东营市某地,来回约四五十公里。姥爷不会骑自行车,不管多远的路,只能凭两条腿去丈量。

我执拗地想与姥爷同去,姥爷语重心长地说:“路途太远,怕你劳累。”无奈的我只能立于原地目送姥爷离去,望着姥爷的背影,羸弱的身形,藏青色、朴素的衣服,破旧的斗笠,简单的装束渐行渐远,直至消逝于路的尽头。

是的,人生不过如此,有的人只能陪你一程,便与你别离,自此天人永隔,只留存于记忆深处。

### 风箱蕴亲情

我村距离姥姥的村子大约七八里远,道路皆是迂回曲折,凹凸不平的土路。

一个夏日的午后,姥爷忽然来到了我家。母亲一直忙于农活,已经很长时间没去姥姥家了,姥爷十分惦念,在农

忙之余步行来我家看望我们。

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广袤无垠的鲁北平原,农村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有一口用砖块和泥土砌成的灶台,上面安放着一口大锅,一侧配备木制风箱,柴草放入灶膛之中燃起熊熊大火作为热源,那便是一家人煎炒烹炸、熬汤做饭的灶具了。

“风箱已经很久拉不出风来了。”母亲无可奈何地说。姥爷将风箱从厨房搬到院子里,熟练地将风箱上面的木板像拉抽屉一样抽出,随后将里面的主要零部件“堵风板”拿出来,堵风板上捆扎的鸡毛已经磨得寥寥无几了。

母亲找出了以前留存的装有许多鸡毛的袋子。在我家院子里那棵高大的榆树下,姥爷专心致志地为风箱的“堵风板”填补鸡毛,捏一撮鸡毛,用结实的线缠绕后拉紧,再将线穿过“堵风板”的孔隙,周而复始。

整整一个下午,姥爷一直没有休息,耐心、细致地忙碌着,风箱在他手上重获了新生。

### 牵挂无绝期

那一年我在乡里读初中,一天上午的自习课上,老师并不在教室,我正埋头学习,忽然有人在外面叫我的名字,我慌忙跑出教室,竟然是姥爷。

姥爷说,由于我许久没去

他家了,他趁着来乡里赶集,到学校看看我,说着便将随身携带的一些好吃的塞进我的手中。简短几句话后,姥爷便启程回家了。

从集市到学校,有很远的一段距离,姥爷走走停停,边走边问,不知问了多少人。

望着姥爷离去的背影,如此亲切,如此高大,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姥爷生活困顿,虽没有给予我富足的生活,却竭尽所能,倾其所有给了我无尽的爱。

姥爷离开我们的日子已久远,我对于姥爷的记忆,也零零散散,断断续续,仅存些许的残缺碎片。但这些弥足珍贵的记忆碎片,足以渗透、折射出姥爷对子女,对外甥那深沉的爱。

姥爷的言行举止、音容笑貌时常浮现于我的眼前,姥爷的点点关爱,丝丝呵护时常萦绕于我的脑海,我的哀思时常如潮水般涌动,我感动的泪水时常如春雨般绵绵。

那个和蔼可亲,令我尊敬、怀念的姥爷,愿您在遥远的天国一切安好!

